



一山文集

卷之六

計六十六頁

張耐亭抄

果庵校

一山文集

卷四

一山文集卷四

序

送潘君允聰歸里序

闕

送知縣劉侯秩滿序

闕

送北平知府方公序

岳陽方公伯禧尹北平之三年上計如輦下其南轅也

予詰旦與之別且致辭于公曰北平居王城下邑

元 李繼本 撰



大府綜有司庶物而尹之為職察察之所視倣州縣之所繫屬民吏之所仰戴求其公私無撓外內相安職職而事事非易為也故飭身之不謹則軌度之寢弛治事之弗練則上下之媮容待物之弗宏則謗讟之踵至是職也在朝廷雖不以之輕授而世之紆組綬建牙纛揚揚如政事堂美食而安坐者其可視為易事幸其秩滿而去汲汲猶傳舍然哉夫天下之才其高下細大不一也譬諸馬之為駿必飛黃綠耳

然後可以驟康莊行千里否則恒見其厓隕而玄黃非駿也木之為材必松柏杞梓然後足以建明堂構總章否則卒至於風摧而雨剝非材也公英年登上第人謂其學問政事杰出一時視昔之為尹者未見一二與之埒是何也學問政事同出於士而士之軼類而絕塵立功名以垂霄壤則亦幾何人哉公襟宇洞廓故應變疏通而裁決無壅滯譬之於馬其飛黃綠耳之駿乎公德度凝遠故接物

周洽而惠愛無偏頗譬之於木其松柏杞梓之材乎  
今之往燕之耄倪皆遮道挽留而恨其不可得士  
夫皆相率賦詩以寫其遺愛而徵予為之序故  
特書其學問政事使士之讀書學道者皆曰公之  
學由淬礪而出是固吾之所當學由是讀書學道  
而出仕則公之學不私於一身矣士之居官食祿  
者皆曰政由學問而致是亦吾之所當學由是致  
君澤民而無負則公之政不私於一方矣是公之學  
問政事非以自私而亦非私於人者也公其勉哉由  
是居政府理憲綱振勵天下使士風為之丕變將不  
權輿於此乎予於相與未久而相知最深故言雖  
涉於太蕪而情非出於溢美若其政蹟之偉可以上  
之太史而儕諸古良二千石其詳見於計吏簿中不  
書懼複也

送李慎言赴順義訓導序

洪武壬戌秋薊門李慎言氏將有順義之行典邑校也

今左春坊大學士安常董先生時為宛平文學掾為序  
以華其行而燕之才大夫士形之歌詩以贊詠之者前  
後相屬也先生之意大要謂堯舜周孔之授受周程朱  
呂之論著其書詩書禮樂易春秋其道仁義忠信叙五  
品以植民彝之則萃萬善以盡事物之變究三才以通  
天人之運自洒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自格物致知以  
至明善誠身其終至於篤恭而天下平體用詳明而表  
裏融貫本末兼該而細大包絡其道一也然道非可以

言言也故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不言而六經  
之載道如日月列星之文昭被九宇其或規規焉取諸  
言語文辭簧鼓以為說采色以為飾刮磨雕刻以為姿  
狀則凡糟粕之學濫觴之傳口耳之見皆可以為道矣  
其能垂教於不朽乎慎言邃學而文其於聖賢之經之  
傳子史百家之書考索之專泮礪之至不泥於傳註不  
膠於事實不淆于白黑據其塗而涉其津予以是知慎  
言可以語道也誠以是為學為教則凡請業請益者不

由是闡其堂奧乎學禮學詩者不由是以飾其言行乎  
而治已治人者不由是以為規矩準繩而終至於大器  
乎吾友宗一氏與慎言最稔與予先世皆河南入國朝  
皆占籍北平茲以順義文學掾攝校于雄與予共事則  
予三人者皆里閭皆久要皆同道也况順義違雄踰十  
舍乃不以其津陸之遠寓書宗一以徵予文予故不讓  
而為言以竊董先生之緒餘以為數十年之雅談重宗  
一之請嘉慎言之嗜古文辭而不自畫也

贈醫士婁傳道序

剡邱劉明善氏累業儒官家自兵起西河幽并倣擾挈  
家避亂江淮間其後族戚蕩散父母妻孥先後死又其  
後中原甫定完一生於九死中又其後得北歸鄉里再  
娶以有室家年四十始生一男今尚乳也先是天大暑  
疹氣方熾兒右腋間瘡忽全起兒瞠亂亂不帖席者數  
晨夕其勢危甚明善與其家人驚悸莫知所為鄰里來相  
視亦莫知所為計則皆曰明善仁厚人閱播蕩之餘以

有嗣胤而祖考之血食其不絕猶一髮今而若是天之  
戕吾善類不亦酷乎時東澗婁傳道以醫士侍直燕邸  
良師也明善于其休沐之暇禮延于家乃診視兒曰此  
醫所謂丹毒也益小兒為陽火亂攻氣不得上由是蒸  
而為毒乘虛而傍出傳道取藥一匕飲之食頃而愈於  
是舉家歡然若更生明善乃卜之日吉具酒饌賚楮幣  
以致禮焉酬其德也傳道曰吾聞父師醫以活人為心  
非若市道人規貨利而取其值也苟規規於貨利是以

貨利視其人非吾所聞於父師者也傳道力辭不肯受  
明善曰心內也利外也先生以活人之心而獲報而吾  
以報德之心寓于之禮意以報之于先生非所謂利也  
先生之受之寔甚宜况吾之子始雖遘疾而終於勿藥  
是先生之俾吾有子綿吾宗祀也先生何為不受傳道  
曰辭其可受而受其可辭二者皆非也傳道又不肯受  
已而明善復再拜以請而傳道辭益堅明善知其終不  
受也則謂予曰吾兒之不恙是傳道之骨肉我也吾宗



祀之弗殄是傳道之羽翼我也子名能古文願有述以  
著其德之不可忘焉予曰君子贈人以言言固將以暴  
其德而垂之于永久也傳道以醫為學非世之鑿家者  
流比也考之周禮有瘍醫而史稱扁鵲嘗為小兒鑿傳  
道有得于是矣故其操活人之術而於利不苟取焉其  
所以揚今而視後者將不在是乎雖然德于人而不圖  
其報者傳道也報莫之施而不忘至德者明善也予故  
牽聯以書以歸其美於二君焉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苟

毀譽於人予聞之韓愈氏云爾

送劉御史榮觀序

予友劉榮觀氏弱齡從予愛其刻苦嗜學雖甚風雪每  
杖策至其廬居一室門巷荒寒誦讀自若而林扉晦靄  
中隔樹聞吾伊聲宵則焚膏繼晷至漏下十餘刻乃始  
就枕平居非有疾病醫療祭祀賓客事其於聖賢之經  
之傳未始暫焉不接手目絃歌之趣之樂未始曠焉不  
接手耳而於師之所傳也已之所受朋友之所講晝夜

之所思研深燭微期於破局鑰開戶牖闢夫仁義道德  
之奧則又恨其力之不武也此皆榮觀所自得予嘗謂  
之不獨嗜學如是至其才識超絕衆皆望洋而自失故  
其相從曾未一暮也而景行先哲慨然有生晚之嘆已  
而領鄉薦試禮部皆預高選佐名邑拜御史皆赫赫有  
聲使榮觀為士子時雖不從事科目以取富貴而學問  
文章亦足暴于當時迄于今光顯無疑也予山林二十  
年所與遊不啻什伯而風誼閭寡友道淪謝而奇偉不

羣之士落落在人耳目如吾榮觀者不多見也今老矣  
精神衰耗志慮銷落譬之空山之木煙仆澗河雨臥溪  
谷無幾何時腐朽隨之矣則夫天下之士於予何所仰  
賴而託交於暮齒乎榮觀方當英年其取友也不獨求  
之一鄉求之一國求之天下等而上之以求之於古則  
其所友者豈不可想見其人乎矧榮觀由文學起家故  
其入對大庭而議論風采聳動臺閣炳耀士林其有得  
於賈董之才猷乎出佐民社而善政所暨得一邑百姓

心其有得於陽元之仁惠乎立殿階吐正論迴天聽其  
有得於歐范之風烈乎惜夫子之固陋不足以知之不  
足以言之也聖天子憫其親之老而賜告歸省其至也秩  
秩乎家庭之儀行行乎孝友之風而恂恂乎鄉黨之敬  
豈直為里閭之美宗族之慶父兄師友之榮也哉孝於  
親忠于君而忠孝之行聖愚同天古今一轍也榮觀還  
朝且有日期於佩仁服義樹勲立業不負乎君親之望  
忠孝事也榮觀勉乎哉祭酒胡先生今人之望也於榮  
觀為先輩故其獎勵之有加於予為舊遊故其好愛之  
甚至其詳見于送行序中予故喜而書諸座右庶以慰  
久要不忘之情而寄江湖萬里之思也乎

鄧伯言玉筍詩集序

予幼喜詩十四五時從鄉先生學為五七言詩每出一  
篇必曰是子可教由是專意於詩詩日鍛月鍊不輟也  
今老矣藻思荒落詩久不作作亦不工思古人之不見  
悼斯文之絕響每廢書而永慨大抵詩之體裁各以其

類雅頌有雅頌之製風騷有風騷之製漢魏人則漢魏  
人語六朝唐人則六朝唐人語譬諸公輸子之成方圓  
必由規矩師曠之正聲音必範律度而庖丁之解牛必  
中肯綮故其詩高者薄霄漢深者溢河海振之沮金石  
奏之諧韶濩由是而薦郊廟感鬼神廣聲教移風俗振  
古不可廢也西江鄧伯言先生以能詩鳴東南其名玉  
笥集者予因其北來得而讀之大抵本之于騷雅支葉  
魏晉而於杜甫則其專門也先生道過于雄留邑校信

宿其隙也為予言詩予為之傾耳以聽其于古今事勢  
之變山川人物之異是非得喪之由興衰理亂之寔一  
寓于詩而和平之音愁思之聲歡愉之辭窮苦之言合  
乎體裁而無偏頗之失當茲風雅闕寥而有此古製何  
異聆空桑之瑟於瓦缶紛擊之餘乎予以先生不以庸  
愚遇我又念其行數千里之遠歷歲月之久而忘夫道  
途之艱羈旅之勞也故為其詩集序

送太常太祝張敬方任滿序

太掌常郊廟社稷之禮古大宗伯之職也嘗讀其題名而見文學聲望之士彬彬接武後先矣張君敬方以蔭補入官再轉為太常太祝凡在同官受其質美而行修方與之優游共事議論攷索用禋禮文之闕一旦以秩滿而謁選天官也皆戀戀不忍其去遂從酒載載盛賓客以餞之酒行有言于列者曰夫官使得人則職修而事治故上自宰相下逮百司有軍國之寄黜陟之柄甲兵金穀之務於是人之能否可見焉太常則異是其職

雖重其務至簡至有事於大禮也始克奔走奉職于其間否則優游暇豫經旬不一署文牘非如宰相之與百司有軍國之寄黜陟之柄甲兵金穀之務也然則居是職者借有兼人之才亦將何所見而何所徵耶有解之者曰萬石之鍾不待較而知其有容極其量也千鈞之弩不待發而擬其殫兕極其力也觀人之術即其抱負可以驗其設施奚庸以已試未試而必其能不能耶敬方以宦業名家其於政事蓋自其事父兄師友之餘已

耳濡而目染有不待臨事而可見者宰相以之從事于  
禮儀而不欲其親百司之細務蓋將培植其材而期之  
以遠大也國家制禮作樂方將徵禮典於文獻之家敬  
方以有其才而適際其時奚華要之不踐而功名之不  
白于是衆賓驩甚洗爵而起曰斯論善願有所識遂書  
以為秩滿序

送王經歷使廣東序

余少時聞里人王惟善君掾荆憲有聲恨未識及壯從  
薦紳先生游聽其較論古今人物咸以君為才世之名  
一藝擅一能者不足比數也于是益以不及見為恨至  
正十九年冬君以使事至京適會故中書左丞伊埒森  
布哈公之門一見如平生歡公之子丑仲禮氏與余至  
契不妄許可為余言左丞為四川右丞時惟善為左右  
司都事雖政務至劇而處之裕如衆稱為幕府第一余  
聞其言益信後惟善調國史典籍余亦由詹事掾為太  
常奉禮則又同日授除由是往來相親商論雅道志同

議合未始一日置也然自聞譽速識君幾十年自始識君也迄今又三數年以幾十年願見之切僅獲三數年情好之密豈非難歟今君聲藉甚倍往時什百方期入贊政柄罄其所長未幾宰臣奏入山東河北及四方未附者以次入歟非一切宥之何以惠活元元哉二十三年春遂大赦天下選文學之臣識通變者分道往諭于是擢君崇福司經歷使廣東余以相與有年不忍一旦別去廣東去中國最遠昔國家之一字縣寔始要荒矜

外

恤黎氓至仁畢達雖在僻壤治罔怠缺所以保養生全革心沐化不忍視為外遠而鄙夷之也及乎宴熙之久中朝之士不樂為仕者多朝廷念遠人之失治每授官比常秩增兩階以優之由是吏乎其土者志在徼冒爵名于靖綏之方漫不之省甚至賊殺其人若禽獸然故其人憤惋竊發依阻弄兵劫官府燬城郭以肆威焰莫可猝制也君措慮周遠治事明練至則必能殫竭心膂宣揚國靈于逆順利害又必能辨析無隱行見顛蒙挑

一山文集卷四  
三  
釁之衆振厲感泣潛鑠姦慝以拭目更新之治且指而  
誦之曰中朝有人如此其于恢復之效不少贊乎且古  
昔立功者不在朝廷則在邊隅余於君生同鄉交同好  
入官同進用庸敢以是祝之君其無負茲行哉是年四  
月十又二日序

### 脩荒雜錄序

漢史書張良謝病辟穀惜其法不傳蓋亦托言云耳其  
後方士者流往往能神其說于是丹藥之書出焉世之

險辟之士復效其法而脩鍊之謂一餌其藥可以終身  
不食而長生久視噫以吾眇焉血肉之軀非有得于保  
真養性之妙也一步乎詭誕之說遽以為祕訣而用之  
以求不死世寧有是理耶晉劉景先表進辟穀方名曰  
救荒仙術見活民書最詳往歲京師飢士民家多製而  
服之悉無驗茲予所因製者因竊思之人之一身胃為  
之主胃寔則氣充充則神完而不死詐有絕去水穀使  
胃虛腑憊而能久生者耶然則昔賢謂刀圭一入口白



日生羽翰何也此蓋學仙之說也其法本于製鍊形魂  
使氣質銷鑠而陽剛純全如天之輕清其氣上升也其  
為刀圭也豈方士者流所謂修鍊之術哉余亂後躬耕  
山中見谿谷間人有草食者因謂值歲之凶草木之可  
食不過二三種而已及觀伯高所著備荒雜錄迺知凡  
草木無不可食要在用之有法耳余讀其說而異之亟  
欲手寫一帙藏之篋笥以塵物嬰世未遑也翌日君命  
童子錄以相寄方之世所謂辟穀之術其終至於誤人  
者遠矣嗚呼自含哺鼓腹之樂亡則世亂民窮而人之  
不得其食者多故讀夷齊采薇之咏園葵紫芝之歌杜  
子美歲拾橡栗之句可以觀世變矣伯高是錄夫豈虛  
傳也哉伯高始以國學弟子員入官累就外補自兵進  
携妻子避地四方於草木之品皆嘗試之予故信其說  
而為之序

送西臺侍御史溫都爾哈瑪爾公彥暉叙

三秦形勝甲天下河山險固邱陵盤紆控隴蜀之會當

晉魏之衝守之易如鍵就局攻之難如卵就壓歷周漢  
而來號為百二之區勢使然也吾元混一之初升雲南  
廉訪為行臺大德之元徙置奉元號陝西諸道行御史  
臺于時人才輩出罔有冒進諫無不從言無不聽法度  
修明民物清晏今西州父老猶能道之春秋傳曰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漢祖之盟謂功臣與河山全帶礪誠不  
刊之論哉自盜起河淮中原披靡民馬糜爛物馬殫殘  
城郭焉蕩焚無幾秦雖至險難犯及其急于封守暴兵

深入受禍最慘相臣將臣入稟廟謨出掌兵枋固願削  
絕亂階策勲帝室然藩翰四匝不受縻制一搖手怨輒  
隨之禍且叵測雖有智能闕莫敢發忠義之士至欲以  
死樹功動為童氏權姦沮不得行事機之失若弩羽之  
速不可障何嗟及矣今大亂已極人心思治豈特三輔  
之民欣見漢官儀乎據形勝之便審緩急之宜開拓舊  
服寔惟其時若夫懲違輟之失遂無意於事功君子不  
取也噫是責也誰寔尸之僕嘗書平亂一策彙成復燬

不上蓋以其過直有犯時忌則人將日以迂日以狂目以濶視為多言是以不敢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朔皇帝受朝賀既進臺臣等曰天下方多事軍國之務寢弛豈風紀未張之故歟茲欲興舉廢墜非一二老成人何賴由是阿都剌哈蠻公自大都路總管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命下守成往賀之曰上方汲汲圖治得公二三輩用之治效著矣且天下事諫官得言公至宜以恢復責省臣以忠義責將帥以逆順利害責悍鷙反

側之徒奮揚國靈風勵有衆以起前日久安沉墮之氣則金湯之險增舊觀矣矧明天子聽斷如神其或牽制難為尤當吐出肺肝諤諤上白使萬里之遠如在旒旒之下可也公學粹而通才宏而遠登第為明進士牧民為良有司持憲為才御史至於專城以却敵稱尹京以理劇聞尤焯焯可書者也守成辱知雅厚曩嚴君之掾中書公寔薦之故余兩家為世契則夫罄海內之知公者宜莫余父子若也將行儼送道左未忍無言輒序時

事以贈大要謂三秦之險易於封守誠得其人足以有  
為公既當重寄於軍國之務其必能幹旋圖<sup>畫</sup>俾朝廷無  
西顧之憂如國初時乎所謂帶礪河山之烈豈宜讓他  
人先哉竢其偉績既上鋒車入覲僕雖才薄猶能效  
諫大夫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命童子鼓瑟為秦聲以  
助燕喜也

送內史僉院董公景寧赴河間路總管序

至正二十有二年山東下河南北悉平上以元元之甫

蘇而總總以望治也思得良二千石錯布諸郡以綏拊  
之詔丞相擇省憲之臣往踐其任重民事也於是以内  
史僉院董公為河澗路總管先是公已累官至第二品  
至是又增一階之秩以優之洎輟又親被德音陞辭以  
行皆異數也然朝之大官貴臣之知公者則謂公文學  
政事宜謀畫廟堂宜激揚風紀宜論述館閣不宜使就  
外補或曰匪朝廷惜要階方寸地勞之以理劇之任俾  
不得朝夕近天子之清光若棄置然也意者兵興十年

民勞孔棘撫字久曠澤不下流兼之郡縣燬敗守令之職人每不樂為之蓋非不為寔不能為亦不可為也今偃兵息民中外之政悉歸條法首以朝臣任之欲其知民牧之重則成績之可俟此則朝廷付托意也然走嘗閉門讀史記攷古循吏之迹又嘗避地四方與田父野老語而知民生之艱為守令者之難矣請於公之行臯古諸侯得專征伐近郡守部兵符以授之今之守令與古諸侯埒有方千里之地而無專城之柄有防禦團練

諸劄

之御而不假以寸兵一旦有警始驅丁壯禦之往來力不能支城遂失守一難為逞年百姓殷富不廢畊桑今井屋墟莽瘡痍之衆無糠粃救朝夕命又無從假種糧備耒耜與牛以墾荒蕪使徒流東西者有鄉里而不克保聚二難為然則守令之職其終不可為乎蓋天下事雖成於不易為而常急於不足為公才足以立事智足以達變惠足以恤下是行也必能推上之澤使如川流宣上之德使如風行布上之化使如春煦廣上之聰明

使如陽光之下燭震霆之莫掩也朝廷慎選守令思革前日之弊而不拘以常法俾才幹之士得罄展布識治體矣昔龔遂治渤海願無拘文法得便宜行事於是化盜賊為良民今乘凋敝之餘勞來而安集之者昔人之遺法在乎河間古稱禮樂之國在今三輔之內文物衣冠之盛比於鄒魯國家仁義詩書之澤陶濡百年公於富庶之餘以此倡之教化可成也公儒者真儒之效久不白欲求通儒用之又不可得俗儒迂濶率為人所詆侮至有能脫去故常卓然見之事功者人將愧伏嚮仰之恐後焉公之往吾儕得不以是望之兩漢而下即官宰百里刺史為三公朝廷方取通民事有才畧者以經濟天下加以歲月考績既上公之車其北轅乎走辱知最稔行當書其行實附古循吏傳後

傅子敬紀行詩序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非本乎志而規規守繩墨以學為聲律之細詩則陋矣虞之歌周之雅十五國

之風雖所感異趣所發異情所出異時本乎志也時乎  
楚漢去古未遠王澤未涸士生其間當風氣樸茂之餘  
其志大以宏故發之為詩悉和平正大之音觀乎屈原  
之離騷九歌宋玉景差之九辨諸作蘇李之贈答無名  
氏之十九首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其風之遺音乎至東  
漢曹魏降及六朝寓縣幅裂古道風靡作者自三曹七  
子以還至沈謝諸人才雖傑出志則骯骯故穠麗天好  
之詞倡而志怨哇淫之風行體裁音節視古實殊時非  
無一二道古之士顧往往囿于氣象之哀不能振而起  
之如瓦缶交擊而空桑之瑟不能獨勝也唐之興也以  
神武翦積世之亂三光五岳之氣復混士之生也鍾乎  
天地之英其為志岸然不囿於俗其為詩炳然上麗乎  
古其擅名於後先若陳子昂孟浩然崔顥李白輩是已  
至杜甫氏起遂大振絕響志則臯夔稷契之志詩則虞  
周楚漢之詩藻發乎天趣聲繫乎風教詩與志混然不  
鑿也余少也志於詩而學不充溢不能為詩及壯盡取

古詩讀之始銳意於詩而聞識庫近規模纖姜不敢為  
詩泊乎日月滋久頗會其要操筆就紙寢有生意而知  
已者鮮無誰與言詩後寔竊取一第代賈小官而塵物  
委瑣不暇為詩嗚呼自余少時迄今踰十五年追惟數歲  
之間始則不能為詩終則不敢為詩又終則無誰與言  
詩又終則不暇為詩宜榛塞之深已固也惟其志不衰  
於少時故頗能覃思于聲律之細耳傳君子敬與予同  
進士年先於余余兄之相好也初君以上第授官累陟

要階拜監察御史劾權宦人謫官吐蕃權宦人死調僉  
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中書左司都事其召至  
輦也與予勞問之隙口誦其紀行詩若干首且曰吾被  
謫數千里去國幾三周投瘴毒之鄉涉窮荒之地而冒  
虎狼之叢雖行道之人有見而出涕者我則恬不介懷  
謂死生命也何必惴惴焉禍患之是懼遂屏去一切營  
謀而寓志於詩觀其羈危遷竄之極而撫時悲世之意  
憂君許國之念慤慤乎短章大篇放而不流壯而不棘



非生鍾天地之英有崖然拔俗之志能是乎哉矧其志  
日益篤詩日益進他日充而大之又將為騷為風為雅  
為頌下視漢魏唐人之作九牛一毛耳昔原之放逐乃  
賦離騷不忘乎君也淮南王安贊之曰推此志也與日  
月爭光可也今君以謫官而有詩獨非古人之志哉噫  
君子曷志乎志乎古也余何志乎志乎君之志也知君  
之志莫余若故序君之詩不敢辭

送陳都事使還澗東序

始淮頽盜作所向奔突鉅鎮大藩望塵推陷吳粵之交  
魚餒肉爛江淞等處行中書丞相方公起布衣倡大義  
集兵東甌以捍一面歲時朝貢不輟兼之門昆季雖  
致身顯榮而知尚學術豈古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  
歟其於君臣之分忠孝之節凜然常存煥然可述此故  
予以請以往蹟之暴於天下者次第書之朝廷歲遣使  
督吳之賦越其境丞相必躬率僚采約舟于津具馬于  
郊同迎使節其恭敬王命未始一日替之往歲有盜犯

邊故江淞行省右丞丞相之仲氏也力戰死之事聞旌  
封有加臣節偉哉至正二十四年秋逆孛入朝自為太  
師丞相皇太子撫軍于晉朝翦大患而外內之臣昧於  
順逆速於強弱不知死君父者多檄至丞相亟遣使請  
命於軍誓簡師以從明年秋逆孛伏誅東宮班師還於  
是遣江淞等處行樞密院都事陳君彥明奉表來覲時  
皇帝御大明殿省臣以其事入奏錫爵賚之以旌丞相  
為國敵愾之勞使臣奉命之勤亦光耀矣竣事將歸朝

之士咸賦詩以贈而請序於予予與彥明相與日淺其  
出處之詳誠所未知雖欲竭片語塞命亦勦說耳顧惟  
先民謂尚友千古蓋雖不必親覲其人而高懷雅趣有  
冥合焉者矧彥明與余定交幾半歲彥明之賢獨不可  
知其什一乎彥明儒家也其學敏而通其治事練而達  
其剖裁紛糾辨而捷尤優於使事讀至仲尼氏專對之  
語必慷慨奮慨思起古人于九原其襟抱脫略實出一  
時流輩萬萬也且丞相一頻笑能輕重人在恒人惟圖

倒衣趨事覲一朝之顯拔譬之升九成之臺欲一躍至  
焉彥明官不過幕佐而未聞其競進遑遑焉恒抱家國  
之憂彥明誠忠孝人哉今甲兵將偃息海宇將晏熙彥  
明歸見丞相當以君臣之分忠孝之節娓娓為說期於  
力靖南服益脩乃職以垂千萬歲之烈勲余也雖乏藻  
思猶能吐詞為鋒揮筆為陣寫休聲于鏡歌鼓吹間也

送王平口巡檢陳允莊序

自王教遠而伐木絕響矣風雅之衰友誼之喪民俗渾

渾乎末流非一朝夕致茲也大抵友為五倫之一而世  
之人一是目為窺言此隆古之治所以不可復蓋自四  
代以還則然唐虞之盛若稷契夔龍協贊帝猷以底雍  
熙之治周之興也若旦闕天散宜生之徒同心同德以  
弼岐豐之化宣王之繼起也若申伯方叔仲山甫尹吉  
甫之流叶謀共事以濟中衰之厄而友誼章章于天下  
矣予生也晚思古人而不見歌伐木而傷之竊嘗觀世  
之為友者矣炎而趨寒而置雖儒其服而傭賈其心由

夷其言而跂躄其行如是者果可友耶挾貴以驕人者不知一朝而勢去人亦得而驕之矣飾詐以欺人者不知一旦術窮人亦得以欺之矣如是者果可友耶予取友半天下而未見有如古人者豈予之愚而人不我友歟及兵後游山西僅得一人而友之睢陽李子寔氏非義不取非力不食有古君子之道良友也久之至保下抵薊若安肅縣簿王文昭氏祈州判旦榮伯氏永平府倅梅秉玉氏澤州守劉復仁氏昌平邑長舜言氏皆今

之良有司予既得而友之至於文章高古如燕府紀善王蘊德氏及其弟修德氏睢寧邑尹葉夷仲氏布韋士董安常氏而學行修潔如國子助教王政民氏大興邑文學掾王庭寔氏處士宋彥中氏予又得而友之尚何以及友誼斷絕為嘆哉予雅聞王平口巡檢陳允莊氏有能名及其秩滿將如輦下也甫得邂逅於逆旅性嚴而裕寬而和言論忼慨而詳寔第恨其友之太暮又惜其去而不得與之友也雖然才如吾允莊以之宰劇縣刺

要郡益優為之而允莊則未嘗以為我能為職巡邏之  
職而久淹於四稔之久而允莊亦未嘗以為我久淹允  
莊誠吾友也今之往吾知其首膺柄用於一時良有司  
接武後先矣予既嘆流俗不古若而終之自賀其得良  
友雖不能盡如隆古時亦足以卜王教之復古也予于  
是喜而賦伐木時吾友魏德謙李道勤在

送宛平縣主簿陳汝霖序

天下郡縣弟子員凡三歲一貢于京師至則吏部考其

藝而升國學加以歲月始第其高下而官之以故士之  
通經術識治體者由是以進皆即得仕不由此者雖得  
仕至其陟朝著理民社而以事功表見於外中者鮮宜  
興陳汝霖氏由太學生分教定遠一仕為北平之宛平  
縣宛平素號劇縣有藩翰有分閫有郡府符檄積几案  
館傳相襍沓師旅衆而征役繁不有殊常之才以任其  
剴治往往至於廢事汝霖通經術識治體惟其小試一  
邑人皆難之殊不知以為難者恒見其難以為非難者

固未始見其難也觀其均戶徭審刑讞董營造歸條法而不紊至于壇廟也學校也郵傳也以繕以營既詳既周矣予識汝霖久茲當佐政之三稔將上計於朝也不忍一旦別去則為之言曰器如干莫利器也而良治之治之必取之于百鍊之餘材如榱桷美材也而良匠之用之必求于十年之後士如材傑良士也而善為治者之任之必拔之於累試之中非一昕夕可驟致其功也汝霖誠良士于郡校于國學于分教礪礪漸清亦既至矣譬之于莫也而鍛鍊之滋久榱桷也而培育之滋厚其於燭斗牛剝犀象棟大厦柱明堂無難也國朝倣唐虞官人而以九載為秩滿久任之法也汝霖行哉其至也必有膺柄用於常制外而朝廷之上孰不指而誦之龐士元非百里才吾恐霄衢迴而枳鳳騫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予敢舉是為說期於力蹈前修之軌而大行於時是之謂通經術識治體其于為天下國家也夫何難哉

送穆原昂先生還照縣序

安次宋彥中氏學古學其於人不妄許可予近過薊門  
留其寓館幾旬餘酒酣氣作每以友誼凋喪為嘆因語  
其友原昂穆先生之賢曰先生前代文獻家而才氣之  
偉迥出一時予用是惓惓於心者久之已而先生自東  
海來予因彥中遂與相識見其風神峻整而襟靈坦夷  
譬之明月夜光之珠令人不敢狎玩益信彥中之不妄  
許可矣一日先生招予三數人小飲逆旅言其祖墓在  
西城西兵後圯於礫莽邈焉不見蹤跡於是招鬼以酬  
於中野惟先人之墓在北城之東北迄于今不廢因得  
攘除穢翳而展祭之言訖泣然泣下而悲動一座人人  
謂其孝行若是則夫篤於友誼也奚惑先生燕人兩河  
亂避地東海上遂家焉其典邑校於照邑也羣弟子一  
經指授咸中矩墨豁如也今之歸凡在同志皆賦詩寫  
別爛然成帙矣於是大興邑文學掾王庭實氏徵予為  
序予以友誼不敢讓謹避席而言曰先生之學求以至

乎道也道也者窮天地亘古今不與物物同漸盡未始  
離萬物以為道亦未始枯萬物以為道也顧可以淺鮮  
之言言乎哉夫言出于淺鮮而曰我將以行道是之謂  
求道於口吻而斷喪其本真非道也蓋嘗稽之易矣天  
地之始有象而後有辭當其太極渾而萬物之未茁也  
象何寓六畫呈而羣象之始著也言何有及乎文王周  
公孔子始立言有象之後發前聖之不言以昭示斯道  
於無極以是知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空言也先生

之學講之熟蓄之素而行之力其言也其不言也一是  
足以啟迪來學道益若是矣彼咕咕焉形諸口吻而以  
為道者予前所謂淺鮮之言非過也矧先生以孝行為  
鄉閭所稱道友誼為士類所推服其所以植天常礪名  
教而昭燭乎穹壤孰非道耶吾聞參路二子為吾儒軌  
度而聖門之言孝誼者皆宗之予生也晚其於聖哲之  
高躅每起望洋之嘆先生行固願執策以從而問津洙  
泗矣



送東安縣鄧侯朝覲序

皇帝十有三年有旨設賢良方正等科徵用邱樊士圖  
治功也於是金壇鄧侯由聰明正直一仕為東安邑今  
北平所司也昔者召公奭此其封域西都盛時民咸沐  
其休澤姬輒既東王室板蕩人情風俗與古異殊至於  
近代金革屢起創殘之氓大抵皆其喘蘇悖定之餘矧  
北平大方面藩翰也分閫也臬司也天府也其所需一  
是取給於近縣自非節其力而恤其難民病其能少瘳

乎侯能宣上澤以拊循之故能得一邑百姓心侯端慎  
而質直不求名不近功不與物競而退讓若不足藹然  
仁義人也其學純正而詳其實詩聯編累帙而忠君許  
國之念一飯不忘人謂其如杜拾遺諷諫之旨寓於言  
表讀之可以懲勸人又謂其如白居易云茲以戶口田  
糧事上計於朝也大夫士皆為詩以贈而僕以譴材辱  
知於後最稔兼之以斯文骨肉我以雅道薰陶我以直  
言正論啟迪我也至矣其輟也曷能已於言乎於是致

辭於侯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稽諸方策其所以固邦本收民心之說詳矣今天下黔黎涵濡乎仁風化雨中而吾邑也藉侯之惠之力之至故其戶田不踰歲而加多於往時侯行哉其至也奏對文石之陛俯伏主臣而敷宣洞達必有以動於聰之聽而喜溢乎天日之表矣若夫增秩賜金古所以旌循良吏故事朝家自有公議在

溪山送別圖詩序

嚴陵邵仲舉由文學起家再轉為密雲隆慶倉使未幾因禁令解去得遂歸養較有日矣于是燕人李居中氏為作溪山歸隱圖一時名士為賦詩而府紀善王蘊德氏為序其顛末是行也不亦炳炳而光榮哉予以朽木畊牧草澤而混跡樵農其於士之有官位負名聲者鮮蒙其梯接故於仲舉恨其弗獲籥後塵聆雅論締久要實甚辱也近過婺諸葛伯衡氏出一編相示曰吾友邵仲舉之詩也觀其詞氣和平律度嚴整宛然忠孝之著

讀之可以想見其人而伯衡曰仲舉之南轅也有退休之喜有歸養之樂有溪山之適雖未與之識可無一言以責其行哉而固讓不獲則為之言曰窮天地亘古今不與物物同漸盡者忠與孝也是以古之君子未始不仕亦未始必仕未始不進亦未始進而不知退故其進也非徒仕盡忠於君焉爾其退也非忘君盡其孝於親焉爾仲舉始冠而舉於其鄉也鄉之人固以忠孝事望之已而職倉庾之職一束乎廉慎而不敢肆則其服事

乎熙朝也忠矣而今也鄉之人亦必望之曰父母老矣盍來歸乎哉其至也具滄瀟時溫清問起居稱觴為壽而喜動顏色豈不可以言孝乎仲舉行矣矧嚴陵當溪山佳處而桐江之濱富春之麓豈無嚴光之徒耕釣乎其間也固宜與之礪清節植名教激頽波而滌澆風也

一山文集卷四

一山文集卷五

元李繼本撰

記

潞州崔府君廟靈應記

府君在唐尹長子縣有異政民甚德之其地萬山環列  
險而多虎嘗有採樵者道觸虎死其母泣訴於府君君  
遣使投檄城隍祠頃之正晝霧塞陰厓風生虎自林薄  
出震慄為俯伏狀遂縛以歸君立命磔之自是虎屏跡

無遺類非君至誠以動之曷能焯焯如茲君之沒也民  
遂廟而祀之一有禱祈若響若答故閱歲雖滋久而民  
心則益虔可以見府君之德被之人矣庚戌春僕代  
賈山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承堂帖如京師常虞不職獲  
譴道次潞州拜祠下遂潔齋以禱之神鑒厥忱賜之吉  
卜已而朝廷不以僕才識下授同知太原府事寵澤優  
渥紱綬焜煌卜兆之叶若符券然神之相之亦既侈矣  
蚤夜兢惕思答神庥而官事叢委未遑及也乃涓日命  
工設色肖像用展歲時之祭兼述其蒞官之異政為神  
之靈感以傳不朽焉呼嗚神之德著矣而感孚之機則  
有非吾人所能力致者然而有可致之道焉何也吾盡  
吾誠焉耳誠或未至而求神之我格借曰祀事孔腆神  
其吐之矣信乎有其誠則有其神嘗聞之先哲云

涑水縣學記

涑為古燕地周胙召公此其封域王化漸被莫先于茲  
繇戰國來宇縣割裂民涉鬪爭士廢禮教古風由是泯

泯也元之有土校庠勃興中更亂離文教寔熄皇上龍  
奮之初遂大振儒風以文萬世之太平於是國有國學  
府有府學而州而縣莫不有學兼之設教有條肄業有  
科師徒供結有廩膳有司勸沮有升黜甚盛舉也河東  
董侯紹顏繇儒起家擢國子學錄尋以選知縣事繇之  
學政寔賴之學故有先聖廟有講堂規模庠隘人以為  
弗稱侯乃於政務之餘興廢補救洪武七年春作東齋  
三明年春作西齋如東齋之制堂後作小室一與堂楹

會

相屬軒戶空明几席瑩靚諸生受業之所也又明年夏  
堂東作庖屋用器悉完諸生受食之舍也西南作射圃  
中為觀德亭諸生習射之地也廟前作東西廡各三先  
賢從祀之室也廟旁樹學規石刻示永久也廟外曰神  
門又其外曰靈星門以繕以營志中儀矩繚以崇垣植  
以名木巖廟貌也且其地與代郡鴈門相聯屬其勢控  
居庸闖紫荊而距蜚狐之口師旅往來使傳絡繹符檄  
積几案酬接無休期侯乃於紛劇之辰而寓整暇之意

於注措之際而有先後緩急之規俾數十年瓦礫灌莽  
之墟於是俎豆而絃歌之匪材且賢曷克臻茲部使者  
凡再蒞之檄獎有加而薦書上矣延興猥以譚才代賈  
學職鉛槧之塵而章句之怠夏楚之瀆而教育之疎視  
侯有不愧乎縣父老以侯政有裨風教也將勒文于石  
以垂不刊而謁延興記之嗚呼聖人之道昭垂如日星  
王者之化無私如天地誠使任民社者有以闡聖道敷  
王化維世教淑人心行見有首有趾咸樂育乎覆冒之

中照臨之下一日碩才出美化行是邦也將不為伊洛  
為洙泗為堯舜之俗以彰儒效于無窮哉侯之此舉增  
斯道為九鼎矣先是縣簿朱子魯典史劉中以侯銳意  
於學克相厥功八年夏朱以秩滿去任劉<sup>冬</sup>以得解在告  
細大之務侯獨任之其于學事功倍厥初他如社稷壇  
風雷雲雨山川壇無祀孤魂壇城隍廟制度宏偉皆焯  
焯可書茲不詳著

易州山北鄉學記

洪武乙卯春詔天下立鄉學益以崇美化育羣材臻至  
治也易州古稱要郡風氣高厚民俗朴淳順而迪之易  
與為理不可遽以沿徼外之也州之北其鄉曰山北有  
山泉林壑之美蔚然為一州最守太葉侯子粹至而樂之  
曰此勝境也以此建學寔甚其宜由是倡耆宿勸諷士  
民士民助工廼創明倫堂三楹門垣崇煥几席瑩潔  
肅如也尋以禮招致何君大用為之師弟子員凡三十  
人大用遵教條嚴訓誨而謹禮節士子鱗萃佩服儼若  
揖讓進退咸中矩墨匪候銳意於學曷臻茲茲大用徵  
予記則為之言曰自唐而宋而金易之士登魏登躋撫  
仕代不伐人今可某某教也百稔以來文教漸息工傭  
農賈競以貨利相長雄紘誦之聲聞乎莫聞非古易州  
矣以候之興學以大用之典故行見斯道大行炳耀後  
先是鄉之士固以聖學著天下匪直為鄉人以自畫也  
學創於是年夏四月之吉落成於五月之望判官黎候  
某長史任處中實贊成之



柳居後記

北平憲僉三衢徐公之未仕也居其鄉之華川里其地  
豐腴而爽塏實東南山水佳絕處有田廬有琴有書人  
之過者必式之曰此隱君子之居于庭于垣柳凡十株  
公手植也弦歌之陳觴詠其間而蕭遠曠逸超然有出  
塵之趣而是柳也當暑雨舒霽之朝風日清美之候舊  
以濯濯以滋繁陰滿軒涼思入袂客至晤語乎烟霏杳  
靄中懷之滯者以宣心之鬱者以舒萬慮之膠固滄除

而無玼蓋雖陶元亮之植柳於其門常虛心之植柳於  
其庭未足以易公之樂也及公之入任也始為御史繼  
為部使者炳焉振風裁於中外人皆榮之而公則曰自  
吾筮仕以來邇清先躋要地而沐恩寵欲一如疇昔寄  
傲華川之野以接武乎元亮之徒其又烏可得耶予解  
之曰常虛心之在唐不過富貴期子孫無焯焯過人之  
之跡而元亮也丁晉之昏而不欲仕邁守之蹇而不欲  
臣韜英斂華以放跡於詩酒間此其志槩可知已公以

俊偉軼群之材抱醇德蘊古學發為用世之文章以補  
黻熙載之太平其所際者盛矣使不遇治理之朝則亦  
終於韋布而已耳又何至於元亮之宰彭澤託於恥見  
督郵而解組以去也矧公早著蹇諤之聲而復弼澄清  
之寄聖天子付卑之意不其重於人人乎然則莘川之  
柳其榮其悴固宜不在所懷也他日功成名遂角巾還  
里賦元亮歸來之辭撫吾柳而愛惜之戒子孫重為之  
培育其尚能遺此於無窮哉

曲河軒記

鴈門之東有邑曰繁峙其山秀雄其水清瑩其風氣勁  
武而朴茂予往歲驛過其間故老指以示予曰某峰為  
某山某水為某溪某田廬為某隱居處時秋高未脫天  
宇空濶毫末皆在目中邑之東其水曰曲河河之北梁  
先生惟敬居之瑤潭清流映帶下上樵浣之聲響振林  
樾跨水締室為輦為磨迅湍激之機輪自轉勝地也先  
生讀書之隙與二三同志葛巾野服流憩水上飲酒以

樂不知晷景之西其蕭間曠遠之趣雖龐公之鹿門杜  
 陵之常曲李愿之盤谷不是過也然斯境也前乎此而  
 人莫之先後乎此而世莫之奪先生乃能專有之獨樂  
 之則雖一泉石一草木炳炳有輝矣先生白首邱樊隱  
 德弗曜林壑足以適其性琴策足以娛其心而子而孫  
 足以佩服乎庭訓過肩游客足以延揖讓而資笑談則  
 先生之優游是軒也其樂寧有涯涘哉嚮當中原淆亂  
 閭巷之士往往以材氣相雄以功業自負踵不及旋皆

徙死而莫遺良田美園整為墟莽矣先生於是深自保  
 閱介然不為勢利奪此其志人固不得而知也予以歲  
 辛亥至自薊門訪先生於林下一見即傾倒明年予歸  
 又三年而復至而先生之情愛猶一日予以是知先生  
 之篤友誼甚也顧以奔馳西東靡所底止欲卜鄰而不  
 可得矧茲又復別去迴視西河勝其何能不睠睠地於  
 懷耶而今而後或得以謝絕塵鞅擇是名山水而宴休  
 與先生再修客主之禮當效王逸少故事寫蘭亭一觴

一詠之樂也

觀德亭記

射之為藝古矣自軒后為弧矢其後因之遂有五射之制此射之所由起也是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有大射有燕射有賓射有鄉射皆因是以觀人之德非細事也今天下群縣庠序林立師弟子員授受之際必習射於學其鄉射之遺意乎涑水縣學故有射圃而湫隘囂塵觀者病焉洪武丙辰春僉北平尚書提刑按察司事徐

公按部之餘乃重作之且構亭之其中而以觀德扁之規制之偉前此未之有也當斯亭之落成弦誦之休暇而士子之揖讓也予竊常拭目其間矣其射也有一中再中予以為難能有三發三捷者輒賞其為奇中至於連發而連破的者固恨其不多見也予不善射而自幼喜射然張弓挾矢而恒病力之不至揖讓周旋而每患儀之弗謹嗚呼射以觀德尚何足以觀之哉今老矣將返故廬與田父楚老樵弋山中亦足暢吾志意夫何能與

髦俊之士角失得於一時而以得雋為奇哉雖然射六  
藝之一名聖賢之樹德實於此乎推與諸生方當英年  
可不致其謹乎有以謹之則其射也志必正體必直持  
弓矢必當固而百發百中矣故射者之中鵠猶學者之  
詣聖域德固不外乎茲也苟無其德借有貫蝨之巧穿楊  
之後殪虎兕之能闕六鈞徹七札君子不取也不然古  
善射者如后羿之勇荀瑶之才共叔段之德得衆皆不得  
其死亦獨何哉圃與亭知縣董候孟宗實經理之不踰

旬而落成諸生請記是語於亭壁

東安縣邵家莊鄉學記

鄉學古也四代之制術有序以教其子弟材成則賓興  
其賢能而官之於是內之輔相外之岳牧與凡小大臣  
工胥此焉出則鄉之有學所係益亦不細矣記曰良治  
之子必學為裘良工之子必學為箕况乎齊民之子其  
可不以學為士乎學之則德萃於躬道著于時故三綱  
叙九法彰而陶斯世於熙皞苟以學為末務而師心任

意以妄施之是之謂不學無見多見其顛倒舛訛睚眦  
惶惑而莫之適從譬之群御乎莽蒼之野而疾馳以逐  
禽一惑御非其道禽終不可獲借曰獲之則亦出詭遇  
耳東安古名邑風氣渾純而民俗質直治得其道則安  
順以安非其道亦強忍懾伏而不敢肆非如他邑之民  
寬則馴急則擾若羊豕之暴悍未易緩柔也邑之北其  
鄉曰邵家莊邑長王侯即是以建學乃延致李宗昭氏  
為之師宗昭前代衣冠家而能遵教條嚴訓誨藹然鄒

魯文教之風予草堂去學館不數里舉武嘗於躬耕之  
隙聞吾伊於風雨之多以謂吾鄉由兵後久亡弦誦聲  
孰意其執絕響於大雅寥落之餘乎雖然以吾宗昭之  
才夫豈久於鄉學者歟謂其為童子師而瑣瑣焉為歲  
月以為事故師之於弟子貴乎迪之以善而於童蒙尤  
貴啟之以正蓋所以謹夫始入之途而不為多岐所惑  
此小學之教也由是而進於大學則稅駕乎高明光大  
之域而可以大行於時昭宗有志於古學其亦以其語

諸高弟子

文安縣譙門記

洪武二十有六年制詔天下郡縣作譙門一制度也先是  
是有司踵近代之弊事無鉅細往往因陋就簡玩歲愒  
日以幸其解去解克殫竭心思與舉廢墜以潤色昭代  
不刊之典識者病焉文安知縣尚侯登甲戌進士第歲  
之夏五眎政于茲月易六弦晦矣雖其政務填委應接  
不暇而能綜核名實志歸條法以其練習治體洞達民

情簡慎自持以事其所事耳矧譙門在所當為宜其不  
敢後也門距縣治不盡一射而歷歲滋久摧剝於風雨  
震凌之餘乃卜日之吉墮殘墉撤敗屋擇材之良而重  
修之門上有樓樓之四周繚以闌檻樓鼓角以警晨夜  
挈壺水以定刻漏嚴巡邏以防寇暴與夫啟閉之謹譏  
察之審前此未有也自始役迄告成前後兩閱月而城  
郭田野不知官府之有興前而民之蜂屯壇附樂於勸  
助者固自若也嗚呼讀詩之鮮民之生而知民之勞苦

觀春秋之新作南門而知興作之不時夫孰知說以便  
民民志其勞有由然哉予以候善用民而於國家之制  
度度恭而張大之故喜書其槩俾邑之人誦而傳之以  
示永久焉是役也主簿王某贊其事宜序聯得書侯名  
肅字惟知濟南人

蘭莊記

洛師任宗一氏學行醇正薦紳大夫多器重之當勝國  
時其先大父憲使公與予先公承旨皆占籍河南而聯

仕臺省入國朝予與宗一累佐邑校而以文字為職業  
故予兩家為里閭為世契為同道出薊門東西舍許宗

一之別業在焉蘭莊則其讀書之室也客至舉觴笑詠  
留連終晷暇則焚香清坐而靜以觀物非知道不如是  
也予聞莊廣不餘十餘弓蘭多不踰三教本而風披雨  
吐芳氣而出塵氛迤時之隱處者未易得此也然萬物  
之在天壤間可以愛玩而適情者不一也觀其助  
吟眺則有山林泉石之美供燕樂則歌舞臺榭之勝角



豪侈則有象犀珠玉之富至於已智計得者非智計則  
莫能到以聲利得者非聲利則有時而失物累使然  
也若夫韜智計遠聲利遺得喪布衣韋帶不為辱珪組  
軒冕不為榮磅礪萬物不能累出乎物而不能物於物  
也況於蘭乎夫蘭雖佳植而匪玉雖得亦易致而與凡  
草木殊宜其為人之所好而不為人之所同好為  
人之所得而不為人之所同得故惟君子為能獨得之  
而獨好之其視挾智計銜聲利得所願為以自快一時

此市道人所愧為而士大夫爭為之弗惜亦獨何哉於  
是好事者以蘭之可愛玩也掇蘭以娛心目觀蘭以頤  
性情援琴以鼓猗蘭之操攬佩以馮紉蘭之歌浴蘭湯  
而藻雪其天質入蘭室而想見其善人矧蘭之生不離  
乎衆卉類乎不潔身以亂倫不植乎搗壤類乎遠濁世  
以自蔽不以幽獨而自媚類乎衣錦而尚絀不以無人  
而不芳類乎弼中而處外予以是而知宗一於是焉是  
取非世好之可同也雖然以蘭為莊猶以藝為圃也詩

書以植之道德以樊之禮誼以撫養之聖澤以浸漑之  
吾知蘭非孤植而與九畹同其芽茲非一地而與九連  
同其軌矣宗一有見於此其忍舍其種之美而蕪穢不  
治譬之五稼不獲而幸其穉穉之有秋乎予嘗以為知  
道者非過也予又聞宗一之幼也見背於父承訓於母  
其長也教授於鄉有榮耀矣矧其讀書學道礪礪未已  
而日增月益乎朝廷方炳用天下士子知東帛貢邱園  
蓋始乎此豈宜嘉遯蘭莊之野顧瞻童子時耕牧處山  
青雲白低迴而不忍去予將為子歌招隱士矣

紫芝亭記

芝何為瑞秀擢乎萬植曠世而一見者瑞何由興和氣  
之充假物以昭其異也夫天地之清淑迴斡於十二萬  
年之會人得之為珪璋璉璉之英物得之為景星鳳凰  
之異均瑞也匪真芝也然芝之生也不蔓以繁使叢委  
於山谷原隰蕭艾等耳雖瑞匪瑞<sub>也</sub>惟難遇也人始異之  
故曰曠世而一見也以曠世難遇之物俟爾膏發於

一山文集卷五  
搗壤故曰和氣之充也蓋吾人之和天地之和流通通  
故動乎冲漠達乎隱幽被乎山川草木匪若凡物之有  
生有息有榮有悴者也余聞郝思道氏之先子湖州府  
君德醇而政平鄉閭化之州人德之其氣之和益積乎  
中發乎外而及乎物矣墓在杭之南山葬之四年盜發  
山中塚無幾而府君之墓獨存是歲之春旁有紫芝生  
馬色理瑩潤生意毫舒質粹而氣腴蒸雲縹霧於佳城  
白日之表甘泉所出商碑皓所歌也斯殆和氣之充感通

乎天地則有鬼物以相之耶傳曰和氣致祥其弗信矣  
乎思道作亭瑩次仍以紫芝名之紀瑞也郝氏之子若  
孫歲時上塚顧瞻紫芝燦燦其光展祭之際相與芟榛  
剔穢襲茅咀華瞻瞻而不忍去亦足見子孫之多賢哉  
雖然杭當山水佳麗處自五代及乎勝國其民完富不  
識金草帝元辟南垓而撫之至仁旁洽莽踰百稔後雖  
小值弗靖尋復輯綏民之桑梓無恙松楸逾茂又教稔  
于茲國家餘澤之所溉亦優渥矣使丁聞爭搶攘之年

則墓也曷保其固芝也曷保其榮而亭也曷保其輪矣  
之美絀自今徃思道其式固以圖自身而子而孫而雲  
仍脩裸獻安邱墓繩繩引翼於孝理之世則曠世難遇  
之瑞將益衍於十二萬年之後矣一日傑人碩士之群  
出使事業聲光照天下嶄嶄然為人中之瑞吾於邾氏  
子孫卜之

雪舫齋記

居山林則有登臨賦詠之趣涉江湖則有飄泊放浪之

懷蓋志其志而不汨乎塵壤之迫隘適其適而不滯乎  
世慮之糾紛此古之曠遠之士出乎物而不物於物也  
雄邑尹周侯構齋於公宇之偏既成而落之招予與常  
所來往者讌集其中一室瑩潔其積猶雪然四顧空明  
其狀猶舟然是日晝漏下二十刻飲酒以樂而天大雪  
迴乎若放舟江之浦而江山皓縞天地渾淪不知吾身  
之在人世間也侯起而屬予曰齋不可以不名於是  
以雪舫顏其額又起而屬予曰齋不可以無記於是識歲

月以書其槩是齋也廣不踰尋文朴不事瑯藻壁以楮  
不重不丹搨以木不筦不簞左有圖右為史藝蔬有圃  
溉藥有池豁然而疏邃然而靚雲容天影之洞煥琴韻  
書聲之流暢神情道氣之融寫其為樂也則雖獵天山  
奪蓬婆獻賦兔苑而藻思橫出未足以狀其奇槩也然  
而山林之清寂不若江湖之夷曠浮游之險遠不若端  
居之間適而雪舫名齋侯獨何取於是哉蓋侯自宦遊  
以來跋跼山川而湖海之氣焮舉乎迴隘之中則其器

識之閱也冰雪之質蟬蛻乎塵埃之表則其操行之高  
也以歲寒之盟而託交于千古則其友誼之篤也以濟  
川之材而載道于無窮則其文學之富政事之偉也吾  
知雪舫名齋豈不為後日之嘉話哉雖然雪之降以天  
舫之運也以人而齋不隳於雨剝風摧之餘則又在天  
與人交相勝者非知道之君子烏足語是哉嗚呼太  
素一雪也太虛一舟也安得策汗漫而游無窮出乎萬  
物之外扣至道于鴻濛之初則雪也舫也齋也孰有而

孰無奚暇於致詰耶侯微予記予故書是語以志其志  
而因以自適其適也侯字士瞻松江人

一山文集卷五

一山文集卷六

元 李繼本撰

傳

劉義士傳

昔孟氏遭七國亂至梁為魏侯瑩辨析義利益仲尼子  
思之緒論而孟氏有以發之于是天下始知蹈義而不  
迷其塗孟氏之力也寥寥千載餘古風滋淪晦士之所  
趨聲勢耳民之所尚貨利耳巫醫百工之所習末術耳

譎計耳予以是重傷之雄于保下為屬邑實天水氏金源氏割據處予過而欲詢前代事故老無在者于是有野夫黃冠杖策自林下出鬚髮盡白而骨貌清古若有道者問之劉其姓寧其名而士安其字也士安邑人少孤貧鞠于祖母而依其從父以居及壯耕釣為業而信義凜然動鄉閭從父卒為諸幼卑婚娶營貲貨友愛之至人鮮于儔先是人有以錢寓士安家未幾兵興道塗不復至即冒鋒燹以往盡以其物歸之河朔之亂連歲不熟民多為饑卒所食齒骸遍野腥穢塞天遂率子弟操畚鍤埋掩無遺已而遠近大饑餓殍滿道則又堰河取魚以釜灶置水次烹魚食往來又由是四方之逃亂者多歸之事平還鄉里無一死散皆其保完之力也邑丞扈文振老而喪明骨肉蕩析士安延致于家者五年而禮敬猶一日及疾作復極力療治其死也士安哭之哀于是具棺斂擇善地以葬而弔祭一以法文振在時有白金楮幣布帛總若干死之明日士安悉緘附紫泉

人劉成成文振壻也貧而有孱疾及得此感泣者累日  
邑之令佐嘉其義高議復其身以敦勵之士安曰吾民  
也吾盡吾民分內事吾心也吾又奚所望士安生長農  
畝今旄矣使早知力學雖詩禮士有弗能及然其制行  
與古人同處甚多而邑長程侯九島安肅簿王文昭氏  
縣博士李好問氏為予言其二三劉義士傳漢水李延  
興曰馬之馳峻坂也有纏以制之車之走康莊也有柅  
以止之舟之涉大川也有櫓楫以迴泊之人之于身  
也一束乎義而不敢肆天之正路豈難至哉一或味焉  
吾見顛倒惶惑而不知返駕者滔滔皆是人常言劉士  
安見卿大夫講說孟子書輒踴躍喜于是益知士安之  
重義也

清白生傳

清白生陝之興平人任其姓子勉其字也平生嗜欲不  
萌于心而制行之高如層冰返寒積雪皓縞玉瓚黃流  
之兩萃厥美也自童丱嶷然如老成人遇族戚遇里閭



非其義一介弗苟取予苟當于義則勇往直前無難色  
其學研深燭奧益肆其力聞明師良友不憚津陸之遠  
而往從之于邠于冀于河雒囊書擔笈風雨寒暑自若  
也始冠為隴州文學掾其教切近而篤寔一灑浮艷而  
趨乎古久之當路者薦之天官一仕為宛平邑長其政  
明肅而簡靜世之所謂良有司者鮮與之埒也子勉學  
古學而與時背馳謂昔司馬光代以清白顯每讀史傳  
輒攘袂奮臂想見其為人鄉先生高其行而以清白許  
之由是鄉之人皆稱為清白生其友李延興曰光昭代  
偉人生西北勁武之鄉得天地精英秀卓之氣故其道  
德勲伐為士類所矜式為四夷所尊服為兒童走卒所  
稱誦然炳然于塵埃之表而不混也後乎百祀侯以殊  
常之器而瀕出秦晉之間益其地實先民之所發跡而  
山川炳靈迴薄乎終古宜其代不乏人矣矧侯學古入  
官朝廷一日大用侯其必能以清白礪天下如光之  
為輔相時乎子勉曰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予何人斯

而敢自比于古人彼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非我也  
子勉儒學其先世皆有聞人雖其流俗渾渾而世德彌  
盛大夫士之過其門者必式之曰此陝右清白家論曰  
太清之清氣之至清也天下之清無以加太素之白質  
之至白也而天下之白莫能掩君子揆之于是養其氣  
而弗枯則發而為天地之氣完其質而弗鑿則凝而為  
聖賢之質其于清白也何有是道也鴻蒙傳之太始太  
始傳之副墨之子志乎古者問諸清白生

房氏家傳

歲壬辰安次李延興為雄邑招致親夏楚事而賓友凋  
落恒抑鬱無誰語是歲嘉平封邱王好謙氏來為邑之  
幕長一見如平生歡幕長學行醇正而言論詳寔人有  
寸善極口稱道不置否則掩覆百至非如淺淺之為文  
夫者一不合訾議橫出不少貸也間語其友房德麟之  
賢且曰房氏繇上世來雖隱德弗耀而善之積也甚遠  
歷宋而金而元俱占籍東昌之博平高祖忠配翟氏曾

祖皆逸其諱曾妣胡氏曾從祖信仕元為前衛百夫長  
祖妣李氏早失所天守節不渝以終父煥字明幼孤知  
自樹立竟以孝行著鄉閭年七喪卒配高氏繼李氏  
四子長守信字德誠次早世次守義字德宜高出也次  
守仁字德麟李出也德麟天稟沈毅見誼必為非其義  
雖壓以貴育之勇弗奪也弱齡刻苦嗜學聞明師良友  
銳意往從囊書擔笈不以川陸之阻為辭不以寒暑晝  
夜之變而作輟也洎壯從公餽張先生學繼從維齋楚  
先生學研深燭微大肆其力粹如也喪二親絕口水漿  
者數昕夕雖服除不近葷酒而哭泣哀慟三年如一日  
人以為難後東昌路以儒薦從事吏牘凡兩稔繼遷東  
平路吏又四稔俱以幹潔最一時路尹張孝則良二千  
石也雅愛重之嘗薦之憲府不果用丁酉秋兩河始兵  
縣父老鳩民為丁捍禦閭井推守仁為萬夫長亦善其  
職戊戌春暴民蠭起糜爛濟兗州郡迺與鄉之老稚挈  
家走河間先是連歲饑餒而疫氣大作人多逃死妻張

洎三男皆物故惟少子綱在才八歲耳迺襁負而北時  
樞密副使荅蘭領兵鎮古北口與語竒之辟充掾史德  
麟強起領簿書為祿仕也明年山東監察御史牒薦補  
憲史居五月遷遼憲又明年以老病辭歸再配李氏綱  
年二十娶張士其孫又新生三年戊申亂相失戎馬間  
癸丑始物色得之年十七娶趙氏洪武初德麟仍籍博  
平因之教授鄉里未幾邑長禮聘為文學掾讓不獲已  
于是橫經泮席再易天星癸亥春以目眚在告得展邱

墓葺田廬課耕織暇則以詩書教子孫矧其性夙好山  
水去邑三里許則其菟裘也其先墓舊有老柏數十丈  
高軼雲表鉅可汗牛馬克棟梁至亂作悉戕于新樵徵  
諸一木之微而累葉之承籍可槩見也墓前後腴田二  
百畝非歉歲可以無饑草屋八九間隱見林霏杳靄中  
而士類之過從者歆其氣誼輒戀戀不忍去非慶弔歲  
時不一至城市至則未盡晷即歸歸則扶筇吟嘯而蕭  
遠曠逸超然有出塵之趣或曰昔之隱者若戴龜蒙林

和靖皆清介自守不齷齪與世混濁房德麟豈其人耶  
延興往年兩過東昌未聞語及房氏者今長史能歷歷  
口其詳且謂延興曰子名能古文幸而傳其寔以示後  
之人庶其不與物物漸盡也君子曰好謙可謂樂道人  
之善矣故書好謙與德麟同里兵後始家封邱云論曰  
房氏自鼻祖植德其後培根而寔者綿數世弗殄絕雖  
中土數十年金革戰鬪民死相藉大姓之家噍無遺  
類而房氏由子而孫而雲仍皆能保完萬死中則其鬼  
血食不餒矣世德之報其至此哉

李樵翁傳

保定之容城有隱君子自號樵翁李其姓問其名而好  
問其字也翁生而穎秀六七歲時與羣兒嬉戲鄉人見  
其貌骨清古舉止不凡為驚嘆曰此非里中兒比也稍  
長讀書鄉校眾皆推服以為不可及已而囊書擔笈以  
遊京師搢紳先生見其循循雅飭則又誘掖獎進而許其  
可與入道其于學朝夕淬礪不以事物是非亂心故能

至其所至而得其所得表裏貫徹體用兼該悉有條理而蔚乎其可觀也已而已經學教授鄉里時科舉制行學者爭先慕效為舉子業登其門者一經指授動中肯綮而不病其為難也其所識皆海內知名之士若光人龔友輔齊人潘述古汴人谷祿道夫邢人宋彥貞燕人楊九萬翁從之游者殆三十年親其顏色薰其德誼讀其文章聆其言論沛乎若江海之涵濡而無有畔岸也及乎兩河始兵中原板蕩骨肉殫殘而衣食無取給朝

而樵<sub>于</sub>山不知跋履之為難也夕而樵于野不知寒暄之改候也伐木而歌弛檐而休不知暑濕之為勞而積薪之凡幾也此翁之所自得而世之不知翁者謂其視王質翁子輩寔相伯仲不知鄙且誕乎翁之言曰吾衰暮以來惟嗜樵採雖于一草木之細取非苟取故不斲喪吾道真棄非慢棄故不暴殄吾天物吾于是得取予之道焉吾今旄矣舍荒山窮谷吾誰依吾固願世之士以忠信為本根六藝為枝葉詩書為灌溉舍其英咀其

華而食其實將見環洙泗際闕洛而極于海濱鄒魯歸  
乎道德之垣而鬱乎君子之林何適而不可樵牧為乎  
冥棲山林水石為伍而鹿豕與游乎其友李延興曰子  
之說非鄙且誕也翁從祖父景陽受業劉文靖公之門  
累官戶部司計父近道累官易縣簿翁無子論曰或曰  
李樵翁何如人也曰翁端慎老成人也觀其讀書學道  
不矯矯以釣名佩仁服義不悻悻以自好鄉黨稱其善  
則雖童兒女婦無異辭言行字於人而視州里蠻貊同

一軌其為人亦可少見其際矣惜其白首邱樊不霑一  
命以行其道天之報施善人何為忽然若是乎孔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從古智能之  
士富貴而磨滅者不可縷數獨非命與翁能不以貧賤  
移其志而順受其命之正雖老于樵牧無怨悔焉非修  
身慎行于道為有得孰克臻茲故曰翁端慎老成人也

栖霞子傳

栖霞子姓陳氏字士文南昌新建人其上世以儒業顯

元季天下亂父祖皆隱德弗耀而衣冠詩禮濟濟彬彬  
雲仍相襲閭比相望也栖霞子生而有異質望之如芝  
蘭玉樹照映階阼稍長變化不測嶄然露頭角于羣兒  
中鄉之人見而異之謂其軼類絕塵如是必能大其門  
闕以光昭先烈無疑也始冠益自樹立而循蹈規矩端  
慎如老成人人勸之學則曰吾恥讀非聖書吾安呻其  
咄畢耗精魄故楮中耶勸之仕則曰吾雅無仕進意吾  
安能與時下上脂韋一世而墮壞名節耶夫輪扁之斲

輪非譏夫讀書也懼夫學焉而不綜其要徒學也楚狂  
之歌鳳非惡夫行道也惜其仕焉而與時背馳徒仕也  
已而渡河淮涉江漢歷閩越王公大人忘其勢而與之

善先生長者忘其年而與之交而襟宇曠逸見者悅服  
談鋒橫出聞者竦聽雖居家不問有無至與人交洞徹  
底裏而一觴一詠自放于山水間澹然忘世泊乎若無  
所營非流俗可及也久之去隱匡廬山中學道之士多  
與之游由是學行益高益其山林之日長故其積者厚



增者多出者益遐也未幾有司以其才薦于朝一仕為保定府尹當其在賦畝時若將終身雖千駟萬鍾弗顧也及其登宦途尹大郡慨然以為已任而不辭行其道也其所居近赤岸山其間朝夕多霞氣故自號栖霞子而好事曰栖霞子能談神仙事殆將餐六氣飲絳霞冥栖霞滓之外而藏其神于不朽乎栖霞子曰吾學道也世豈有神仙若方士者流公孫卿李少君輩所云哉栖霞善詩其詩春容溫厚如其政云雄邑尹周士瞻口其

為人陳其槩且徵予言予故信其說而次第之先是予在薊門聞栖霞子名甚習心竊慕之及聞士瞻說欲往拜其門而牽于塵役未暇也作栖霞子傳論曰天地藏乎太虛日月藏乎夜旦依乎物而栖焉者也蛟鼉藏乎江海虎兕藏乎山林圓首方趾之藏乎宮室囿于物而栖焉者也雖然栖焉而得乎藏藏焉而願其神是其備萬物無三才趨鴻濛而入太始終不朽者也若天地萬物之藏吾又安能語其端倪耶

劉則禮傳

劉則禮字景淵世家大梁墨莊九世孫高大父仕西江  
因家臨江大父始遷安陸之京山則禮聰慧有識鑒平  
居呐呐不能言洎衆務叢委片語折之即中肯綮讀書  
通大義無經生學士氣習年四十猶不過衆論惜之至  
正辛卯兩河亂乃割財募兵隸四川平章耀珠麾下攻  
安陸襄樊唐鄧悉討平之兄弟子姪多死于兵積功受  
沔陽府判官歲戊戌河南丞相達實巴圖爾克夾河大  
康鈞汝許亮有勞升同知安陸府事丞相死其子博囉  
特穆爾為平章代領其兵討豐州雲內下之遷同知大  
同路總管府事明年冬京師饑平章貢糧五萬石委則  
禮董之時蔚州未下道塗阻塞嚴衛周防善達無虞又  
明年春從河南平章托克托北討拔全寧等郡擢同知荆  
湖宣慰司事尋奉旨領兵與平章諤勒哲特穆爾合攻保  
定祁蟲等處拜河南行樞密院副使歲甲辰秋博囉特  
穆爾入朝自為太保中書右丞相受崇福司使兼河南

行樞密院副使鎮白羊口明年中書左丞相庫庫特穆  
 爾總兵南伐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隸太子同知  
 詹事托音特穆爾戲下尋奉旨受平章摩該節制調集  
 賢學士有文綺尚醞之賜皇太子以璽書旌之歲戊申  
 京師失守車駕北巡則禮所部兵潰散僅餘百人止于  
 易之龍門山居無何從十餘騎由間道謁總戎雲中至  
 則俾還徵兵時將作院使田邁律團結沿山諸砦留則  
 禮共事遂與畫策封守未幾總戎敗績太原聲勢日斷  
 則禮謀于眾曰守柵以待王師也今內無供外無援而  
 敵兵四匝諸寨或破或降獨欲堅守得乎不如擁眾赴  
 行在否則徒餌虎口無益也邁律為下所沮無去意則  
 禮請先往不聽自是日夜請去值邁律恚曰汝去即去  
 汝部曲斷不可去則禮語人曰事已如此恐終陷于敵  
 我幸有子宏我必令北奔不使與我俱陷也于是宏往  
 至蜚狐遇亂兵還時都事佛嘉努至善亦避地山中其  
 繫家北也則禮泣送之曰至善去我弗能與俱公到朝

廷庶以明我之心無他也言訖哭復不已哀動路人今  
山中人猶能語其事明年春敵兵至邁律過人少恩信  
平日託為心膂者徃徃潛出通好邁律知事不可為趨  
則禮亟見敵為遷延計則禮難其行眾曰公不去恐見  
禍不若挺身見敵活一寨人則禮復固辭眾曰死生存  
亡之機形于目中公倘受禍于此是死于無名不若見  
敵而死死則無媿況未必死乎則禮曰我去公輩宜死  
守勿我慮也遂往見其主帥眾歡甚則禮謂邁律曰我

幸不死公之庇也且我之形勢未為敵有而彼之虛寔

反為我得及今尚可守也邁律曰人無固志糧無宿儲

今又曷可守則禮曰公不守則死死則我願以徇遂相

與痛哭失聲舉座皆哭明日邁律等率其眾降帥受

則禮之才且勇俾代領其眾乃辭復欲奏以官又辭今

旅寓薊門以澹泊自處每與朋儕語及忠孝事輒嗚咽

流涕云李延興曰則禮嘗宣勞帝室矣而功未崇而才

未究而志未就天也自古才杰之士其生不辰其死無

譽者不可殫述獨則禮歟

一山文集卷六



